

獄心



三幕劇
于伶著

④ 叢劇代現
社版出林

6

8
1

現代劇叢

5 春 寒	4 心 獄	3 夜 奔	2 草 木 皆 兵	1 戲 劇 春 秋
宋之的著	于伶著	吳祖光著	宋之的等著	夏衍等著
印刷中	六〇元	六〇元	三五元	六五元

獄

版一月十年三十三國民

★
★
必翻
究印
★

★
★
所版
有標
★

4 叢 劇 代 現

獄 心

著 倫 于

印
刷
者

未
林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亞
美
圖
書
社

重慶中國路五八號

出
版
者

未
林
出
版
社

元 十 六 價 實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華民國著作權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 新生路八十七號附五號中國藝術劇社

成都： 五世同堂街華西晚報社內中華劇藝社陳白塵先生

貴陽： 中華路三八一號正風書店陳欽先生

昆明： 第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

人物

朱永明

秦其年

尤菊芬

許良

何象謙

呂琴

施子久

張升及其他

時間

現代

地點

聯誼會舊址第一層小廳

人：秦其年、許良、何象謙、呂琴、施子久、張升。

秦其年

許良

何象謙

呂琴

施子久

張升

景：

內地戰時新砌的那種臨時房子的客堂間。左右各一門。右門內是秦其年的住宅。左門掛一舊門幔，裏面是何象謙和呂琴的住處。

室內傢具簡陋，舊木桌子、竹椅、竹凳、藤籐椅之類，拼拼湊湊。

後壁另一門通到外面去。

幕：

許良比何象謙年輕幾歲。某政工隊工作人員。

何象謙引許良進來。

象謙是老實透了的中年人，謙虛而不世故，貧困而不寒酸，消極而不悲觀，感嘆而不牢騷，坎坷而不怨天尤人，有和常修養的知識份子，奉公守法安份盡職的公務員。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也是非常人所可及的偉人與達者。

許良比何象謙年輕幾歲。某政工隊工作人員。

何 請坐，請坐。

許 呵，呵。

何 坐坐，我們談談。呃，巧遇，今天真是巧極了！老朋友，所謂「他鄉遇故知，人生一樂也」！

（坐中）

許 （坐中）真的，真沒想到我們今天會在這地方遇見。

何 （也坐下）是呀！小許，我們是抗戰前一年就分開的。唔，幾年了？（回想）

許 象謙，你還是這樣子，沒有多大改變。

何 不行了，武漢退出來的路上，翻過一次車。前年去年，一到冬天，早晚就咳嗽。

陰天落雨，就腰酸骨頭痛。呃，未老先衰，像是背着歷本過日子的人了！唔，這

幾年來……小許，你倒好像越過越年輕了，精神好得很！

許 那里會反而年輕呢！不過常常在職地上工作，精神比較痛快些。這一位老朋友！

何 何太太呂琴掀帳出來。

許 (突然立起) 呵，介紹，介紹。(走近呂琴) 琴，還記得嗎？這位老朋友！

呂 (立起) 何太太，這認識我麼？

何 (辯認，好像一時記憶不起了) 哈哈，太太，你的記性倒底沒有我好！抗戰之前的同事，許良，小許先生呀！

呂 呵，對了，小許先生。請坐。幾時到的？

何 許先生現在是在政工隊。昨天才來的，我們剛剛在路上迎面遇見。你說巧不巧？

呂 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一把拉他到咱們這兒來坐坐。

許 呵，許先生還沒吃晚飯吧？我去預備……

呂 吃過了。謝謝何太太。

何 象謙，你呢？

呂 我也吃過了，太太。而且吃得非常特別！

何 又是局長科長過生日，還是那一位太太敬酒？

呂 太太，這次你可就猜錯了！是人來請的，請到局長當證婚人。局長生病，叫科

長代表，再長請。於是乎就叫我去了一趟。

許 爲了！局長會請當代……

何許 何許 何許 何許 何許 何許 何許 何許 何許 何許

哪，你以為是哥愛他？他這就亂說人，壞了還是有所證據，錢也立壞了。聽了
呢，就吃到一盤糕餅一碗麵。

我說呢！好差使怎麼會輪到你！

（苦笑）好了，太太，老朋友面前，也不必太取笑我了。去，找毛毛來，見見許
叔叔。

呵！這孩子……（急忙出）

有幾個孩子了？

（惘然）一個，小犬一頭。

一個？記得那時候，你已經有……

（長嘆）那時候是三個。（沉重的感傷）……老朋友，薄薄筆來，所謂兒女債，

我是用「心腸碎斷」這四個字來償還的！

怎麼？三個孩子都壞了！

從家鄉流亡出來的時候，內人招扶着大的，我抱着老二，老三睡在網籃里挑着跑

。過宣城，到蕪湖，才趕上難民船。可糟，大孩子被擠下了長江；老三連網籃跟

船，被炸得同歸於盡！老許，做父母的，在那種情形之下，真是……

現在的是老二嗎？

老四。老二在武漢到長沙的公路上翻車受了傷，長沙大火後，死在一個小旅館裏

何許呂 何呂許何呂 何許呂 何許呂

（看了丈夫一眼，引起了傷心的回憶）許先生，我們就祇有這一個了！
（看看他們夫婦兩個，想說句安慰的話，可是難于措詞）方才聽象謙說起。何太

太……

（低下頭，側過身子去）

（有意改換話題）毛毛，一會兒許叔叔帶你看戲去。好不好？

好的。（對正在難受的太太）琴，老許請我們去看戲呢。他們政工隊演戲，你去

不去看？

是話劇嗎？（一箇客人到！）

對了，話劇。而且今晚上演的劇本，還是老許編的呢！

請老朋友指教！（一箇當太太，端茶請人，真是嫌土氣！）

你去麼？象謙。（一箇當太太，端茶請人，真是嫌土氣！）

那自然。不過，時候還早。老許，談談，我們還是談談。（微笑）我說太太，客

人來了，不吃你的飯。茶總得預備吧！（再取土將土生講，百不關心。）

呵，對不起，許先生。

那里。（哭）（一箇當太太，端茶請人，真是嫌土氣！）

（身上摸出一個小紙包來）香片。（摸了摸）呵，不對，這包是老鼠藥！（另摸

出一包）這才是上品三薰香片！

開始，他只得搖搖聽聽。後來，他也知道打開盒子來玩了。最近，嘿，他居然懂得代他老子用印了。每次要一張紙，亂打一陣，打得個顛橫倒豎。嘿，別小看他，也會打出種種圖案來呢。

私寧這樣亂打，你不怕出毛病？鬧亂子？

嘿，老兄，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算得了什麼？我的名字，何象謙這

三個字，既不值錢，一顆牛角圖章，除了騙騙小孩子，另外還有什麼了不起的用

處！

象謙，你看得這樣開！

嚇，這年頭，本來末，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

許（拿香煙）抽煙嗎？

阿，對不起，我自己不抽煙，也忘了招待客友了！

許 末抽煙，倒也乾脆！現在這些主烟，真是價錢越貴東西越壞了！

阿 呢，我倒還是老樣子。一不抽烟，二不賭錢，三不喝酒。唯一的嗜好是喝茶。而且一定要喝香片。老兄，這個毛病也不輕啊，茶呀貴了，糖呀戒不掉，改喝白

開水呢，（搖頭）不上口！

許 喝口茶到底也所費無幾。

何 是呀，我內人也常常這樣講：象謙，何必呢！生活已經這樣苦了，你就喝點香片

許 不微笑之有趣。：這是老兄會生活，懂得坐落調坐落。

何 要不怎麼發這種倒霉的日子呢？孩子一死三個，生活又這樣困苦，難道還忍心在柴米油鹽上，跟太太拉長了臉，嘔氣嗎？

許 我想應該修正方才的話。象謙太做你的太太，讓是種種幸福了！

何 哈哈，幸福；但願她幸福快樂，幸福快樂。歸附附人當她小學老師的！

許 雖說沒有錢，生活困痛一點，可是精神總是愉快的。

何 說到錢，老許說來話長，丙夫的衣箱底里，民國十五年的暑假，就存下了二百五十張單塊的鈔票，不說儲蓄手，好幾了，涼涼！

許 噫！兩百五十元。太太，而且即即即許千要出卦，許許，對對良來。不嚴、隨

何 逃難到漢口的時候，多少朋友開始做生意，許丙夫把這法幣三百五十大拿手出來，也想試試看，可是買什麼好呢？當時有人勸我們買洋釘，他說一定可以發財！

許 洋釘？

何 對了，用兩指比，這種受這樣長的鐵釘子。當時是八毛錢一桶。

許 〔咄舌〕可不得了！現在我們隊上演戲釘佈景用的洋釘，貴到四萬多塊錢一桶

何 訂釘，其實……

何 什麼？四萬？（一呆）我的書簿壞了，局姐……

許 可不是我們買不起，只能用竹釘子來代替了！

秦何 許何 秦何 許何 秦何 許何 秦何 許何

「慢慢來，老秦，日子是一天一天地慢慢兒過的。所謂生活生活，『水漲船高』，就是那麼回事。想一想，急死人，誰也活不了。可是事實上，怎麼困難也得活下去的。老許你說是不是？俗語所說的：『船到橋頭自然直』！」

「是的，這也是一種看法，一種生活態度。不過，這樣的看法，這種生活態度，未免太消極了。象謙，你怎麼會如此消極的呢？在這大時代裏，你竟變得……」

「哈哈，大時代，老兄，像我這樣的區區小人物，算得了什麼呢！抗戰越抗下去，我就覺得自己越被看得渺小不足道了！」

「你這感慨也許是真實的。不過，唔，不過，我相信，秦先生決不同意你這樣消極的態度。」

「自然，我一直在思索什麼難於解決的問題，突然抬頭（呀，你們說什麼？）」

「這一點上，老秦有老秦的看法。他不會同意我這種生活態度的。不過，在他也很困難對了一點，我們是很談得來的！」

「好，象謙，我們過天再談。我得先走一步。（立起）你們隨後也就來吧。」

「對不起，我打斷了你們的談話吧？」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秦 信：家里寄來的信，看過了麼？

呂 快信，是局里老張送來的。（取出信，給他）

秦 淪陷區：（折看）

何 那一定是壞信呀！恭喜恭喜！「家得抵萬金」呀，老秦！

何 當當秦這毛毛加上外衣。

何 何象謙鎖上了房門。（對門）

何 秦其年看了信，躊躇。（對門）

何 走吧，我們走。

秦 我不去看戲了。（對門）

何 怎麼？（對門）

呂 是秦太太要來了嗎？

秦 對了，內人跟我母親他們已經到了陰陽界了！

呂 那好極了！

秦 可是，旅費用完啦。我母親在路上又生了病。她們在旅館里等我寄錢去呢！

何 那可非寄不行呀！出門人在路上，沒有錢怎麼辦？

秦 （憂愁）而且我內人，又從來沒有走過這樣遠的路。母親這樣大的年紀再一病：

呵，對不住，何太太，你們去看戲吧。象謙請你代我對許先生說一聲，謝謝他

抱款得很！……

傅 可以。你既然有事情，那就……

呂 秦先生，真的，你快想想法子要緊。我看……

秦 接她們，招呼病人！……

傅 好是好了，這樣，可就更要花錢了！

呂 唔。那末，我們走……

秦 莫能助，不能幫你的忙！

傅 那裏，你這份關心，就夠我感激了！

何 你那位同鄉，那位運輸公司的經理呢？姓什麼？

秦 姓施。叫施子久。

何 好不好再找他商量商量，挪借些錢，先寄點去？

秦 施子久這人，我有點怕挨他。

何 你怕挨他，爲什麼？

秦 他外號叫獅子狗，你想這人……

何 再說，前兩次借了他的錢，還沒有還呢！

秦 那末，另外還有沒有法子想呢？

秦 另外……（搖頭）有幾個熟人，也跟我一樣的自願不暇！

何 這……這……（對人語）

毛 在……爸爸……（桌土……）……

何 劃……來了。（走去）

秦 像……（對……）……

何 回頭……

秦 電筒，外面……（交給他）……

何 好好……（接電筒下）……

秦 其年在室內坐立不安。

就 秦其年開了電燈，取出信來重看。

秦 （看完信，愁思，計算）：一萬五千……又兩萬……三萬五……

聲 〔鳥鴉叫〕。

聲 〔在外叫〕老秦，老秦。

秦 誰？……

聲 我呀，其年！……

秦 呵，……

施 國子以錢變銀，闊嘴，大而朝天，的鼻子，所以外號叫獅子狗。是當地一家運輸銀錢的經理，以及一切可以賺錢生意的隨時有份者。衣服闊綽，動作粗魯，兼辦陰險的人物。挾一隻大而滿的黑皮包，手杖，手電筒；大搖大擺地到門

施 (口裏代問) 李泰，李泰。

李泰 (口裏代問) 好極了！

施 有壽清盤？(攆進來)……一萬五千；又兩萬……三萬正……

李泰 被劫去地上是什麼東西？(攆進來)……

施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

李泰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

施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攆進來)……

李泰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攆進來)……

施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

李泰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攆進來)……

施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

李泰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攆進來)……

施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

李泰 (口裏代問) 地上有什麼？(攆進來)……

施 靖。師把方才象謙之茶倒給他。什麼地方來？

施 一個應酬。添喝乾一杯，自己再倒。媽的，鴻運樓的菜總是大鹹。（又乾了一杯）

施 什麼取出漂亮的煙盒神給其拿對香煙其不是正貨呢？對會豈不礙事！

施 我戒可有一個多月了！

施 那已取一支來嚼着。戒期怎麼？你這樣省錢可會發難尋抽！

施 啞笑。實在太貴了！

施 好人家兄弟這年頭，你這樣的考好人，打着燈籠火把也難找得到！省吃省用，

成家立業了！哈哈！

施 說正經話。施經理！你家請正廚幫人一講幾，善養鼓譟人家。鼓鼓又坐下了。河

施 怎麼樣？又有事情找我麼？

施 爲了錢的事請，想跟你商量。對面交案費，坐船費是不景了；部，再要一萬正到

施 辦好笑。要多少？本館前日辦了個團罷了。內人照得毋賺戲團……

施 真不好意思請：第一本館前日一萬正呈請餘案裏鼓譟，續二六四兩萬呈請餘戲團

施 於假仁假義。那有耐麼呢？朋輩相商該有來有往。（相書陰損的語氣）所謂有借

施 有還，再借不難呀。請出。不盡出不要緊。請到然齊團議，根據第一錢團。請答

施 是謝又本來。再也不好意思開口了，前兩次已經借了你三萬五！

施 幾年，我本來想問問你，這三萬五千塊錢的本利，好不好在一兩天之內歸還給

試 我準。我本來想開開心，要三萬五千就發的本錢，我不被弄一兩天之內就發給

秦 是兩天之內？再也不想意思開口了，前兩次才發給了三萬五！

對了。因為我有點用處。不過也不要緊，你既然有困難，那就緩一緩吧。你老

施 弟的困難我也就是俄的說；隨麼樣商道它萬五之外，還要胡謔少騙尿（預爾官前

試 她不是這樣的：第一次借你的一萬五是寄給家裏還債，第二次的兩萬是寄給她們

秦 做路費。現在地方才的快信上說已經到了陰陽界了。內人跟我母親她們……

試 所以再要點錢，做她們測測之後的安家費，生活費是不是？……唔，再要一萬五呢

施 她還是兩萬……

試 信上說請她們在路上再又借回路人一點錢，等着還給人家。我娘又生了病，所

秦 以……

施 噴！老弟，說你這人呀，冰面運氣壞人，其善發財火旺必讓對付匪！……

秦 是倒霉呀！……

施 我戲不朋白支你既然在局裏做事替了洗手頭怎麼還會這種窘呢！

秦 這……

施 什麼這個……

秦 我不懂你的話……

施 此之謂老好人……

秦 ……

施 ……

秦 ……

施 ……

秦 ……

施 ……

秦 ……

施 ……

秦 ……

施 ……

秦（善惱地）施經理，請你再借我兩萬吧。也照大一分的利息算！

施可以。當然可以。對天再指個！（取下手錶）

秦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對天再指個萬就發誓不發了。（翻一頁）許耀發給，與此成不衣要

施（撕開皮包）無所謂，無所謂！兩萬……

秦就開支票。我明天反正要由銀行匯出去的。

施慢慢。我給你一樣東西。（給他一張紙）這件公事，是不是你經辦的……

秦（接看）最初是我經手的。後來這批貨物被連車扣押之後，就歸張科長親辦

了。怎麼樣？今天科長請了假。

施你接過來。揚了揚。其年，這筆生意會介紹給你吧。成功之後，番謝訪函，貨主方

而願意出這個數目！（用雙手食指一架）十萬，那你的困難，就全部解決！哈

哈。要試千八。端坐意，賊賊眼眼，秦來不雅圖！

施嚇了一跳。施先生，身身時，時時忠誠，賊賊忠誠，對對丁武公忠誠，被五與與

秦不能帶我不能夠。……

施有什麼難辦呢！老弟，這種事情，說穿了，你們局裏，除了你跟他，（指何象謙

的門）此外，那一個是靠乾薪水過日子的！走遠近去買低聲花說消能弄到……（

秦耳語。作打圖章的手勢。然後伸兩指頭。兩個字。（大聲）放行！

秦 這道怎麼再敢施行？私錢透過禁錮，敢扣押了俺啊！大爺！放行！

施 哈哈，那不過是打官話，這公報上道麼說。其實這事實是耳語，你聽……

漆 那不起，我不！……

施 好說那地好請假，正張科長請假，也不過是幾天的事情。這讓它再押幾天吧。

漆 那對！

施 況想，這批貨說收是我的。扣押也好，放行也好，沒收了充公也好，好在與我無關。我施子久，做生意，規規矩矩，素來不那個！

秦 唔，這出這關口！（田變手食計一菜）十萬，無……

施 我不過是知道你手頭困難，……

秦 謝謝你的好心。天……

施 那池用不着……收拾皮包……好……

漆 現他將……

施 你散意……

秦 （硬着頭皮）……

施 那兩萬呀，你要借我兩萬塊錢是不是？（臉一沉）抱歉得很，我此刻不方便

漆 可……

秦 可是，我母親病在路……旅費又……

施 秦 施 秦 施

(敷衍) 想想法子看吧。(暗示) 過幾天我們再商量，怎麼樣？好，再會！(走)

再會！

高會！

(回頭) 你別去，看話劇？(陰險地，打量他)

不。

我到要去一下。(看手表) 晤，正好，榮譽券，此刻去看才正好。(大搖大擺地)

下

「秦其年接她到門口，回來，憂憤交集，像是傷了兩枝箭的麋鹿。情緒悵惘，慢

慢地取出那封信來再看。」

「狗一陣吠叫。」

「秦其年此在園中看那顆樹，眼淚滴到信上，看完，低頭，收起信來」

「沈思。」

「沈思。」

「沈思。」

「沈思。」

「沈思。」

「沈思。」

「沈思。」

「沈思。」

「陣老鼠的叫聲，追逐聲，相打聲。」

「高琴匆匆閃進，手執電筒，直趨到自己的門口，開門入內去，開了裏面燈，裏面拿着一封封袋袋出，翻翻轉轉，長鏡上鏡門，去敲大門前，敲掛，對對照。」

「何象讓進來，開了堂屋的燈，着緊，往地上亂找。」

「高琴出來。」

「夫婦二人面面相覷，全！暗！戰！……（高琴眼拿鏡圖章，人自口鏡內去了）

「怎麼辦？……米米則則，初！高！是！是！是！的圖章！（字轉了，一半一動）：」

「廢然地坐下，像受傷倒下的……（響）找呀找，替是一層圖章，再照照一番，聲聲」

「到大門口找，呵，毛毛，快來，丟在那兒了？快告訴媽媽，丟在那兒了？」

「跳起，大聲：說呀，小鬼！你丟在那兒了？」

「毛毛在門外哭。」

「（在門外）別哭，乖乖，好好兒幫媽媽找！」

「許良進來，圍圍絲。」

「老許，糟糕！這真糟糕透了！」

「什麼東西丟了？這麼着急，路上又不肯說！」

「圖章，局長圖章，把局長的私章丟了！」

「什麼？你摺扇長的私章丟了？」

許 何 許 何 呂 何 呂

何 我不是代表局長去做證婚人的嗎？方才在戲場裏，看見了局長，我想應該把圖章交還給他。手往袋子裏一摸，摸到了兩個盒子，我打開一看，一個盒子空了！

許 還有一個呢？

何 那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私章倒好好兒的在盒子裏。

許 局長知道你把他的私章丟了麼？

何 沒有，我那里敢說明呢！急得連忙回來找，那知道……

許 找不到了？

呂 (在外) 說呀，你丟在那兒了？

毛 (哭進來) 爸爸！

〔呂琴跟上。〕

許 找到了麼？

呂 沒有，咳，許先生，這怎麼辦呢？

許 象謙！

何 (突然大聲對毛毛) 哭！還哭！

毛 (全駭得更大聲哭) ……

何 (恨不得打死孩子) 你還……拳頭舉得高高的)

詭 象謙！(應該是失聲的狂之吧。可是竟低沉得幾乎使對方沒聽見)

何 呂

(含淚)我們祇有這個孩子了！(飲泣)

(手軟了下來)琴，這禍可闖大了！：毛毛……

〔毛毛哭聲。〕

——幕——

獄心

趙宋趙宋 趙宋趙

人

朱永明

秦其年

光菊芬

許良

何象謙

呂琴

張升

稅警

時

前一幕的後五天。

景

某稅務分局的局長辦公室。佈置簡單，無非是寫字台，公文櫥，籐椅，籐沙發。

，茶几之類的陳設。

寫字台上是文具，皮包等。

幕：

分局長朱永明在看報紙。一會兒，坐到寫字台位置上，按桌子上叫人的鈴。

聽差張升進來。

張局長。

朱掛到管理局去的長途電話，還沒叫通？

張還沒有。——該快了！

朱唔。——告訴傳達處：何象謙犯了法，給關起來了。要是有人來會他，叫先引到

我這裏來。我有話要問的。

張是。

朱請秦先生來。

張是。

〔張升去。〕

〔朱永明再翻報，研究，考慮。〕

〔秦其年進來，距離上一幕才五天，而他像是老了十年多了。一個善良的好人，

獄 心

做了一件無可挽救，甚且不可告人的壞事之後，良心挨着沉重的譴責，精神苦痛得難于忍受，使他變得恍惚，惶惑，大有不能支持之勢了。他胆怯地進來，懷着鬼胎，害怕深怕隨時被人發覺，或者已經被人暗中發覺他的罪行似的犯人心理變態病。

秦 局長！

朱 呵，其年（取筆）

秦 （怯）是局長叫叫我：

朱 唔，唔。（沒有看他。只用筆在報紙上的兩個地方做了記號）：你等一下。

秦 （大為不安，四顧，有回身逃走之勢）：

朱 （放下筆，再翻轉報紙）你叫人另外再買兩份報。把這個啓事，剪下來。

秦 局長是說那一個啓事？

朱 （拍拍報紙）我的圖章遺失了，聲明作廢的啓事。

秦 呵，是。

朱 剪下兩份來。一份呈報到上面去，一份留着存案歸檔。

秦 是。（將走）

朱 慢着，你先別走。

秦 （一駭）局長還有事？

朱 怎麼？

秦 確定了？

朱 確定什麼？

秦 何，何象謙！

朱 當然！

秦 嘖！

朱 怎麼？其年！

秦 是？

局長！他，何象謙……

你的意思是說不是他，不是何象謙？呀？

秦 (低頭) 噯！

朱 那麼，不是他，是誰？是什麼人呢？

秦 呢，他，好人！

朱 你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舞弊案子，不是何象謙的呢？

秦 好人，他實在是一個好人！

朱 呵，你在替他可惜，希望不是他，是別人，對不對？唉，這年來，真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我看他跟你一樣！

我？

朱 跟你一樣，我素來也以爲何象謙是老實可靠的好人呢！可是，好！毛病就在這上頭，他居然會利用他的老實，胆敢竊用我的私章，舞弊，犯起法來了！

秦 ……犯法……

朱 其年，（看着他）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青年人，像你……

秦 （他最怕對方面這樣的注視自己）局長！我……

朱 你年紀還輕，還是個純潔的青年，所以我，我平常嘴裏不說，心上都的確非常看重你！

朱 朱先生！

朱 你該知道凡是受賄、舞弊、一切貪污卑鄙的行爲，尤其在我們這樣的機關里，不幸而發生了；那麼，我當主管的就不得不嚴加追究，重法不重人情了！這是非軍法從事，非槍斃不可的！

秦 局長！

朱 所以？其年，這案子……

〔其年好像已經完全被發覺了。〕

〔張升進來〕

張 局長。（送上一張名片）

朱（看了看）請！
張是。

朱（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叫他們送給孔隊長去！
張是。（接條，下）

〔這時間內，其年作了個新決定。〕

秦局長，我，我想……

朱你想什麼？

秦請假。我想請求局長，准我告假幾天。幾天……

朱爲什麼？

秦因爲，呃，因爲，（臨時理由）我家里人從家鄉淪陷區出來，快到了。

朱快到了，幾時呢？

秦一兩天之內。也許就在今天。

朱那就不必請假了。既然到了，不就好了麼？

秦（又想到了一個理由）而且我，近來身體很壞！

唔，你精神是不大好。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爲什麼？其年，你知道，這幾天，

張科長請了假，何祕書又出了事。局裏事情，對內對外，對上對下，添了多少麻煩？怎麼你倒要請起假來呢！（堅決地表示出威風）絕對不可以！

秦 局長！（茫然了）我實在……

「張升領客人來。」

局長！

「進來的見許良。」

「其年一見他，怦然驚悸。」

「許良因為認識他，親母班和他招呼。」

「其年有愧於心，祇是略點點頭。」

許隊長！

許局長！

講坐！

謝謝！

其年乘此機會，低頭悄然下。

許良注視他的背影。

許隊長是來看何象謙的？可是他：呵，你已經知道了吧？

是的，局長。唯，他真不幸！

本幸之至！唔，據他自己說：許隊長是他的老朋友，而且出事的那天，你正在場。

他說你能講明的。所以，我們先談談。

許 是。我應該爲朋友盡力的。曾武看見了獄內土匪，獄人也對面呆住了。

朱 他迫已戰戰兢兢。自己胡思亂想。

許 的確是冤枉！

朱 可憐我的爛章，在他手裏，據說遺失了，這是事實。而且跟着就發生了盜用私章，敷衍違禁貨物，案子，也是事實。

許 是的是。不過這這難辦事情，我想應該分開的。

朱 不知道新隊長能不能提供我一些材料，可以證明他沒有犯法？

許 局長覺得他這人怎麼樣？

朱 大呢？何秘書這個人，很難說。好像是很達觀，很消極。好像想把什麼都看穿了。

許 所以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

許 局長以爲一個看透一切，消極的人，會肯冒生命的危險來犯法麼？

朱 也不一定。也許他是假的呢？裝做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呢！

許 那末，他在職務方面，局長覺得怎麼樣？

朱 平時，唔，這案子發生之前，何象謙在職務上，可以說是奉公守法，安份盡職的。

許 公務員。所以，所以我才相信他，信任他。那天我身體不舒服，科長請了假的時候，我才親自把私章交給他，要他代表我去做證婚人的。

朱 我負責證明，這爛章不是他遺失的！

是他兒子玩兒丟掉的。是不是？

許局長既然已經知道，那就好了！

他自己這樣說。我也把這話呈報上峯了。可是，許先生，小孩玩兒丟掉的這句話後面的事實，是舞弊案子呀！這，這在法律上，在責任上，尤其在公事上，所以，所以就：丟了，怎麼能叫人相信呢！

：報告局長：何象謙帶到！

呵！

朱許進來！

〔何象謙進來。帶着手銬，低着頭。這位和平易處，淡泊純朴的忠厚人，坎坎坷坷，幸中煎熬透熟了的達者，遭受了這次的橫禍，不免也懊喪忿懣，咄咄逼人。〕

〔由于這位像擺上祭壇的黑色的犧牲似的何象謙之默然進來，兀立不動，室內的空氣，也爲之驟然凝固起來。〕

〔室內的兩人脈脈地注視他。〕

〔許良基於友誼、同情、以及愛莫能助種種心情，由注視轉成不忍卒睹地漸漸側過頭去。〕

〔朱永明審視着他。自己在思索什麼，〕

〔象謙慢慢地抬起頭來。首先看見了他的上司，憶入夢境似的呆住了。〕

許（重重地回過頭來，聲音悽楚地低聲叫）象謙！

何（這熟悉的聲音喚回了注意，眼睛一亮）呵，許良！

許（走上前去，無以為慰。習慣地重重地握他的手）象謙兄！

何（手痛，退後一步，雙手舉起來看）痛！

許（也退後一步）呵！（看看他的手，連忙雙手捧起這雙骨酸酸的瘦弱到經不起那

刑具的手來）手銬！（回頭去看局長）

何（移過一步，走近局長去）局長！

朱象謙。（掀鈴）來呀！

〔進來一個稅警，對局長敬禮。〕

朱把手銬取下來！

警是。（上去開脫了手銬）

〔朱永明揮了一下手。〕

〔稅警敬禮出。〕

朱坐，大家坐吧！

〔象謙撫摸自己的手。〕

許痛？

何還好。（苦笑）老朋友，沒想到，這雙捏慣了筆桿，起了幾年稿的手，也，也會

「戴上這傢伙了！」

「許血。」

「破了點皮肉，（難爲精似的）呃，瘦得很，皮包骨頭！所以：（藏起了手）」

「朱永朋不自覺的也看了看自己的手。」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稿子擬好了麼？」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秦其等低着頭進來，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

情緒的難受，內心的不安寧等，不大會使對方覺得異樣。是的，他這「一」

在，在找……

何 唉！找也是白找了。……

秦 一，一定會找得到的！……

何 一定？你怎麼知道？……

秦 唉，我想，我這麼想！

何 呵，那是你希望。……

秦 但願能找到了就好了！……

何 （搖頭）不會有這希望了！……

秦 他。毛毛……

何 他哭了。……

秦 是的，昨夜哭了一晚上！……

何 我被押着不能回去了。他要我……

秦 你太太打了他！

何 怎麼？為什麼還打孩子呢！

秦 怪他，怪他玩兒丟了那個……

何 唉，事到如今，怪怨孩子有什麼用呢！

詩：「是呀！我昨天去看嫂子，也勸過她訂婚！」

何：「拜託你們兩位，多勸勸她！唔，要怪怨也只能怪，怪我自己！」

秦：「唉，真沒想到！」

（三人無言）

朱：「可以。（在那張紙上加蓋一個圖章）你這就去發了吧。」

秦：「（接過稿紙，看了下大家，連忙乘機遁去）」

朱：「好，讓我們來談談吧。：象謙，你說這位許隊長可以證明你無罪的。可是，方才

我問了他。他也祇能夠證明這圖章是孩子玩兒丟了的。至於，至於更重要的部份

，就是關於盜用私章，放行違禁貨物這一層……」

何：「冤枉！局長，這是天大的冤枉！我，我何象謙，要，要是……（激動得說不下去）」

：「呵，我怎麼說呢！我要是，要是那樣的人，早，早就……（一陣咳嗽噙住了）」

許：「象謙！」

朱：「何祕書，不必這樣激動。公事公辦，要緊的是證據！要不，犯罪的倒是我了！」

何：「（好容易平靜了下來）朱局長，從私人方面說，我很對不起你。承你看得起我，

相信我，把私章交給我，代表你去做證婚人。而我不小心，給小孩子玩兒玩丟

了！」

朱：「關於這一層，我自自然然也有責任的。（在呈報上寫的報告裏）我已經向總局申請……」

何 我承認，我失了局長的私章，我是罪有應得！可憐，局長愛我愛得，真不該會

的罪，我，我是死不承認，死了也不瞑目的！

朱 那末，誰，誰呢？

何 請求局長澈查！

朱 我是在澈查呀。並且報告局長，請總局查辦！

許 局長，象謙，我有一句話，不知道可不可以說！

朱 什麼？

許 我有，一點，一點兒懷疑，說出來，也許不應該，也怕不方便，可是，呢，我懷

疑。

朱 是關於這件案子的？

許 對了。

朱 那就請你說吧！

許 我想到一個人，他可疑。請局長，考慮，加以注意。

朱 有一個人，可疑？

何 誰呢，除了他（指何）

朱 秦，秦其年！

怎麼？

就是方那一位。

他！你怎麼可以懷疑他？

他跟你是一個人，那天晚上，他看見孩子玩兒圖章的。

唔……這是一個人，他……

這是第一點可疑的地方。

不能，你不能這樣隨便懷疑一個好人！他是一個好人，不會的，一個好青年！

第二點可疑的，據說他正需要錢，等着要錢用。那就說不定……

（截斷他的話）老許，別，別隨便說！老秦，他怎麼會幹這樣的事呢！

我只是說可疑！

不過這也是冤枉，冤枉好人了！許良，你不知道，一個人受了冤枉的苦處！我，

我倒了霉，苦夠了，怎麼再奸冤枉同我一樣的好人，也叫他受累呢！他窮苦是窮

苦！可是窮苦人不一定死要錢。他肯貪污舞弊，肯什麼，早就不會這樣困難了！

不知道局長覺得怎樣？

在平時，他倒真跟何秘書說的一樣，是一個好青年！不過，平時是平時，至於有

了機會，那也……

何 我跟他共事了這幾年，也同住了這幾年，我知道他，正像他相信我一樣，他不會

朱 許 何 許 何 許 何 許 朱 許 何 許 朱

他決不肯害我，更不會犯法的。

朱 不過，近幾天來，是有點異樣。精神不好，不大正常。

何 那是他身體本來不好。一向神經衰弱，害失眠症。這幾天又担着心事，他母親病在半路上。

許 方老，我兩次看見他，我覺得他對你，跟那天晚上，我在你們家裏所看見的，不大一樣。

何 那是因為他同情我，關心我！知道我遭受這冤枉，他在替我難受！

許 那我收回我的話。

何 你屬根兒不該說。……呵，老許，對不起：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他實在的確是好人，我比你清楚。

許 那末，局長不會怪我多話吧？

朱 也無所謂，好在我們是在調查，找證據。

「秦其年悄悄地進來，依然是低着頭。」

「大家爲之一呆。」

朱 局長，長途電話。

是我們找到總局去的。

秦 朱

軍法處，是師管區司令部軍法處打來的。說請局長親自去接。

朱

那一定是總局接到了我們的公事，報告給軍法處了。（出）

許

「軍法處這三個字，使得大家情緒緊張了起來。」

秦

（看着看二人）「軍法處，對不對？」

許

我無所謂，我不清楚，你們長官調查，對不對？」

何

（長嘆）「難免了！……那就更……（吞了說不下去）」

許

那我去找點錢來給你。必要用錢的時候，可以方便些！

何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許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何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許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秦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何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許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秦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何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許

（看着他，好一會兒之後，難受地）「象謙，寬心一點，我想，經過審問調查之後，總會水落石出的！」

再見了！（看了一下秦其年，慢慢走出）

獄心

其年老弟！

秦 (抬起頭) 象謙兄！

何 你怎麼了？

秦 (一驚) 呀！

何 又犯失眠病了麼？身體要保重呀！

秦 是的。(無限慚愧) 身體要去辦公事！

何 我這一次，萬一要是不幸，那，那末……

秦 象謙！

何 我想拜託你。其年！(熱熱地對面拍手) 撫撫滑，撫撫滑！

秦 怎麼？(對面) 其年！(寶蓋對面) 爲了滑，爲了……

何 我家里。(自言) 不幸，請滑費些心！(對面) 象謙裏！

秦 (突然伸手) 摸出相當多的一疊鈔票來) 象謙，這，這請你收下！

何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誤會了，其年，我只是想拜託你……
秦 請你收着。無論如何，你收下了，我，我心上，可以覺得心安一點！
何 謝謝你。其年，你的好意，我明白，可是，你，你自己留着用。
秦 請你收下。
何 我，許良去設法了。你，你自己正需要錢用的時候。

朱 有話好好兒說！

呂 圖章找到了！

何 呀，找到了！

呂 (這才看見丈夫，大喜) 是找到了呀！(出示手裏緊緊地捏着的一顆沒有盒子的圖章)

何 (如獲至寶地接過來，反覆地看) 天！

呂 (也爲之一輕鬆) 呵，(舒出一口長氣)

何 (獻寶似的呈給局長) 局長！

呂 (不接) 這是怎麼回事？

何 局長！

呂 太太，怎麼找到的，你快報告局長！

何 局長，這樣的，自從這寶貝不見了，被毛毛玩丟了，闖了這個大禍之後，我足足

找了三天三夜了！可怎麼樣也找不到！

呂 你就去假造了一顆。這是假的，你想拿來騙我，對不對？唔？

何 不，局長，不是假的！是真的。局長，我好不容易才從牆壁裏面，洞裏找出來的！

呂 呵！牆壁……

何 (同聲) 洞裏！

朱 怎麼會在牆壁洞裏找出來的呢？

呂 老鼠，局長，耗子，一定是耗子咬了，啣進去的！……這地方，耗子可真多呀！你

們看，局長圖章上有油，有印泥，有草麻子油。

秦 耗子，老鼠，不，影蹤絲毫全圖章上！

何 (看) 呵，局長，壞了！圖章的犄角上被耗子咬壞了，咬了一小塊！

呂 這，不要緊吧？是量查錄出來量對的。誰非且量出，影蹤出罪！

何 局長！(再望上去) 莫吞圖章對腔了，據那幹子料了！

宋 (接過來，看了一下，想着，仔細研究着)

「夫婦二人大為安慰，充滿得救了的希望。」

「其年也像解脫了罪似的高興了些。」

朱 (作一法定) 其年！(指其妻禁品，早白翕張匪偷盜圖，賣給贖人) 案于其年

秦 是！

朱 你在公事上加一句：「贈呈護犊之妻呂氏於事後呈來，謂係自牆穴中尋獲之圖章

一贈呈，隨案作證」。

何 局長，這答可以鋪彈一課錄錄。

朱 我把它呈上去。誰不量錄，誰可以了事？

呂 請問局長，可以了事吧？象誰可以沒有罪，放出去了吧！

朱 唔，知官事？沒有這樣容易！讓官可以對官罪，放出去了！

呂 章有了，那？那不是就，就可以了事？

朱 唔，這或者可以減輕一點嫌疑。

呂 能放出來就好！

朱 不過，相反的，也許加重了嫌疑！妻呂因私事對呈來，請親自獄穴中尋獲之圖章

呀！

朱 案子發生了五天了！那批違禁品，早已偷運到淪陷區，賣給敵人了！案子怎麼

了！真爭也難辦了！張恩強高興了些。

呂 這天獄二人大發交憊，衣帶皆結了！

何 太遲了！昏了一午，嚇了，計謀得突普！

呂 象謙祇丟了圖章，現在圖章找到了，就脫掉干係了！

朱 唔，這圖章，要是查驗出來是假的，那非但是他，連你也犯罪！

呂 什麼？我也犯罪？我又犯了什麼罪呢？

朱 偽造私章，這罪就不輕，還得辦你企圖蒙蔽之罪！

呂 局長！

朱 怎麼？

呂 這可更冤枉人，都欺負人了！

朱：「你少在這里吵鬧，不要不把你也押起來，（併解上案，欲擊）直說罷了，豈不肯

呂：「局長，求局長……」

秦：「何太太真，……」

朱：「你還就着幹麼？」

問其年慢慢地出去。

三張拜進來。黑漆，全對。幾門誰會說翻手手！……

張：「局長，……」

朱：「……」

呂：「……」

何：「……」

呂：「……」

何：「……」

呂：「……」

何：「……」

呂：「……」

何：「……」

何：「……」

何 你知道這抱怨也沒有用！

呂 這一次，這一次，不會了，我要怪你，你太笨，你門面頭日子，苦景苦，舞面對會辦
何 你說罷！

呂 當初言一撤退到後方來那時候，我們什麼事情不好做。有人勸過你做生意，你說

呂 你不願發國難財，當奸商！我勸你別幹老本行了，當教員教書吧，既是換了

何 地方，環境也改了，就改改行試試看。可是你說，還是當公務員，抗戰要站在自

呂 己的崗位上，對國家，對抗戰，才更直接有效！好，現在，現在遭這大禍……

何 誰想得到呢！人琴俱對於你怪我，應該怪我！

呂 其實，該怪毛毛！

獄

何 不！該怪我！怪我這連玩具也買不起一件的父親！慚愧！琴，你可別，無論我遭

這受多大的不潔，你可別罵我打毛毛，不能怨他，逃難，流亡，接連死去

三個孩子了。現在，今後，我們祇有這個毛毛！……唔，可憐的小毛毛，他吵着要

跟你一道乘肥出去。

呂 (抽咽)……毛毛，他……

何 我押在這裏，兩夜沒有回去了。他一定跟你鬧了！問我怎麼不回家：

呂 他起初直問：爸爸，爸爸呢？我忙着找圖章，不理他。後來，他就一個人，悄悄

未 地站在門口哭，哭得好傷心呀！(與也) (與也)不成聲) 直到深夜，還不肯

……睡。……(長嘆)……

何：……(長嘆)……

何：秦先生也一直沒有睡，陪着毛毛。給他東西吃，毛毛不要。只叫爸爸！爸爸！……
……後來，秦先生也哭了！他抱着毛毛直難受！

何：其年，他是個朋友，他會照顧你們的！

呂：象謙，怎麼辦呢？家裏，我們箱子裏，存着的那二百五十塊錢，昨天，搜查的時

候，也，也抄了去了！

心

何：黑，這兩百五十元，想不到，也會成了我犯罪的證據！貪污，舞弊的證據！

呂：他們真要辦你的罪麼？

獄

何：說不定。這個世道。沒有權勢地位，沒有依傍背景的一個小人物，還不是卑不足

道！(向公事)交給我網具。

呂：可是，總得講個法呀！

何：(是希望，也是安慰)是的，所以他們是在調查。我想，我相信，總會水落石出

，重見天日的。

呂：要到什麼時候呢？「滿」，要是真的像方才局長說的，那，……(又傷心了)

何：……(長嘆)……

57

……(朱永明進來)……(向公事)……(向公事)……

秦（呆站在後面，拿着公事）局長，你請看看！

何（看局長接過去看。）

呂（夫婦二人看着局裏，要長長的看。）

「其穿獨促不安。」

朱（看完）可以。（蓋上章，掀給）進來！

呂（稅警上，敬禮。）

朱（給他公事）交給孔隊長。

警（收好公事）

朱（要隊長派幾個弟兄，把他押走！）

警（是。（拿出手銬來）

呂（看見手銬，一怔）怎麼？（看着丈夫）

「像謙低頭就轉。」

警（走！）

何（走）

呂（跟上一步）

何（回身）

呂（失神地走前去，要拉着他）

刺 (由呂琴看到其年) 再見了! (走去)

〔其年低頭。〕

呂 象謙! (追到門口, 回頭) 局長! …… 秦先生, 是解到……

秦 軍法處!

槍斃麼?

呂

秦 象謙! (奔出) 象謙! …… 象謙! ……

〔靜默。〕

朱 總局要我自己去當面報告。其年, 你再備份公事。那個圖章先說是遺失了, 方才

那女人又說找到了。你把這嫌疑加重一點。還要把機關作廢那個廢事, 也附在裏

面報案。倒霉! 害人不淺。說不定要連累到我, 我這地位也許會動搖, 成問題呢

! 上面認真追究起來, 我怎麼辦?

秦 是。

朱 喉, 到何象謙家里去抄, 搜查證據, 是在我報告上面的公事之前, 還是之後?

秦 先報告, 後搜查的。

朱 晤。那末這一樁公事上, 你得加上「案發之後, 搜查該犯之家, 抄得贓款二萬五千元之鉅, 顯係, 顯係」

秦 局長，只抄到二百五十元，不是二萬五千！

朱 難道我記錯了。

秦

朱 你想，像他這樣的人家怎麼會有存款二萬五呢！

秦 是呀！

朱 那顯然是得賄無疑了，這就是舞弊的證據！

秦 局長，這，這……

朱 （略為收拾一下辦公桌，挾皮包，虎虎地教訓）其年，你少管閒事，留心有人

懷疑到你！

秦 （呆住）我！

朱 你可是鱗居，而且據說，啊，自然，這些無非是不可信的懷疑罷了！（出）

〔剩下其年二個人，他更其駭怕、苦痛、惶惑起來。走動，頹然地坐下，低頭沉

思。

秦 ……（斷續地）軍法……象謙……我……

〔張升進。〕

張 秦先生，

秦 （驚跳）誰？

張 有一位女客來找你！

秦 誰？（站起）是何太太麼？

張 （對外）請！

〔進來的是尤菊芬，他的夫人，風塵僕僕的樣子。一手是皮包，一手提一旅行小

皮箱子。

秦 呵，你！菊芬！

尤 （非常高興地）年！

〔張升去。〕

秦 你來了！媽呢？

尤 在車站上，我先來找你的！

秦 媽病得怎麼樣？

尤 比前幾天好了，所以我才能出來的。其年，最好先進醫院。：：這裏有醫院吧？

秦 有的；好，你倆到了我就放心了！

尤 （上下端詳着丈夫）你怎麼這樣瘦了！

秦 （被她這一端詳，好像被，出了罪狀似的，漸漸地由夫妻久別重逢的高興，轉到

犯了罪的愧心上來了）唔。（沒精打彩）

尤 病過麼？什麼毛病？

秦 沒有。

尤 (疲倦地坐下) 其年。(嬌嗔地) 幾年了，我們？幾年的分別，幾萬里路程。好

秦 (容易) 到了！我們來了！

秦 (漫應之) 到了。

尤 媽多高興呵……息一下，就去接她吧。

秦 (漫應之) 唔。

尤 你住在局裏，還是外面租了房子？

秦 外面住。

尤 這幾年，在家鄉淪陷區裏，我別的沒學到，只學會了，節省錢過日子。這裏，東

西也很貴吧！

秦

怎麼？年！你好像：精神不好！不大高興：

秦 (茫然) 呀，：呵，沒有！

尤 (故意外了，疑不是) 你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就到吧？我也胡塗了，車上顛播得

真有點像做夢似的！(握他手)

秦 夢。夢。(是) 是。

尤 一樣東西，你寫信叫我帶來的。一樣東西，我帶來了。

秦 什麼？

尤 你忘了？（拿出一個小孩子玩的精緻的活動玩具來）這個！好玩麼？你說送給一個朋友的小毛毛的。

秦 （接了過來，看着）毛毛！

尤 我特地買的國貨呢，其年，現在，上海市面上，差不多充滿了敵人的仇貨了！（夢也似的）太遲了！

尤 爲什麼呢？

秦 因爲，因爲……

——幕——

原书空白

人：

秦其年

尤菊芬

許良

何毛毛

施子久

時：

前一幕一禮拜之後的上午，

景：

同第一幕。多了幾樣傢具。那是秦其年太太帶來或者新添的。

幕：

其年在看報。

毛毛玩着那副新玩具。

一會兒，尤菊芬從自己屋裏出來，她穿着出客的服飾，雖不華麗，而整潔朴素，楚楚可人。精神充沛活潑，是經過旅行之後那種矯捷健康，是久別重逢之後那種充實安詳。和她丈夫其年那種憂愁抑鬱，恰恰相反。

想：毛毛不識不知，一心一意玩着他那得來不久的寶貝玩具。

秦（在人面前，尤其是他不願叫對方感覺難受的太太跟前，有意表示得振奮了些）

：這就去麼？

尤 唔。今天星期，你不去看看媽？

秦 我，下午去。：你沒帶些吃的東西？

尤 媽總不要了。她就想出醫院，回家來住了。

秦 我下午去跟她商量。（看了下何家的門）遲幾天出來吧。這幾天，家里，家里，

尤 媽是爲了省錢，說醫院那麼貴！

秦 唔，再說吧。反正錢：

毛 阿姨！

尤 毛毛，你媽媽呢？

毛 在房裏，在床上睡着呢！

秦（注意）怎麼，回來？

尤 昨天晚上，深夜了，許隊長送回來的。

秦 怎麼樣？

尤 我也還沒見着，是清早毛毛告訴我的。
秦 還沒起來？

毛 媽起來了，寫了信，又睡覺了。

尤 毛毛，你爸爸呢？

秦 菊芬！別逗他。

毛 爸爸還沒回來。秦叔叔，我爸爸爲什麼還不回來？

秦 唔！

毛 到底爲什麼呀？秦叔叔。

秦 爲了，因爲：他有事情。（無以對）

尤 你想怎麼？

毛 媽不帶我去看爸爸，（哭）

（其年避開似的看手里的報。）

毛 毛，跟媽媽到醫院去好不好？

尤 好的，去看奶奶。

毛 年，他媽不在家，他媽……倒弄死了。

獄心

尤：（突然，眼睛發紅了，顫抖地）什麼？

秦：真的？（希望不是真的，全神注意着，沉默，口唇動也不動，神色越變越沉重）

尤：（莫明地注視他，漸漸傳染到一種不幸的意外的預感）其年！

秦：你看！……完了！

尤：（接看）……

秦：完了！

尤：（看完，同樣地心情沉重）……這消息真的？

秦：（低頭）

尤：真的會槍斃了！

秦：……（沉思）

尤：孩子這麼小！（看着毛毛）

（靜。）

秦：（漸漸地抬起頭來，無力地）……芬，去，你快走，同這孩子……出去。……讓我

個人……

尤：你幹麼？

「有人聲。」

秦 (駭) 有人來了！……怎麼辦？……(低聲) 警察：會不會是警察！

「人聲走過來。人由門去，直湊到門人……」

秦 誰？……

我！……

秦 聲 呵，(厭惡地低聲) 獅子狗……

(進來的見施子久，滿面春風，非常神氣，十分得意的樣子，提手杖) 咳！……

施 (一進門，嘻皮笑臉) 呵，你在家！……(回頭) 一個人？……

秦 (呆呆地坐下) 門……

施 共喜……

秦 (意外) ……

施 雙喜臨門……這叫「重慶」，雙喜臨門。第一是，太太，母親到了，家庭團圓

；第二是這位個秘書犯了案子，你升官了，聽說局長把你升了秘書！好好，好！

主 咳，怎麼了……

秦 那屋有人睡着！……

施 我倒以為你不吃了呢！(抽烟) 怎麼樣，告訴你一點消息。

秦 什麼？……

秦 施子久，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麼？

施 這算什麼話？老弟，你這是什麼話！

秦 （低沉）：死，死了，那個人……（指指報上）

施 死？（看了一看）好呀！（得意地，輕聲）死得好，從此之後，你脫了干係了

秦 所謂殺人滅口，有一個人槍斃了，正了法。你今後就可以逍遙法外，無憂無慮

施 可以安心了！

秦 安心，這心安不下來！

施 硬硬把它放在一邊不就完了？

秦 （自語）他，犯了罪，可不是罪犯！這個逃在法網外面的自由的人，可終身背着

徒刑！

施 又不止你一個！唉，我說這年頭，老弟，就算了吧！你這人呀，不是我說你：你

呀，做壞人壞在半個良心！做好人呢，又壞在缺了一點什麼！所以就苦惱了！

秦 苦惱……

施 我看，既然如此，那就這樣：橫一橫心，赦着胆子大天地撈一個狗，

施 施子久，你怎麼怪不得，人家叫你獅子狗！

施 什麼，你罵人！

秦 罵你，我還要打死你！我去告你！

許「秦先強來，快快計計，深避萬分。」

秦「新隊長（拿紙牌，楚楚去無其事）」

許「看見了麼？報運，老何……」

秦「頭道眼楚楚，言人來了！」

楚「停了好久從報上移過目光來看着他們。」

許「點指指湯奉的門心龜鏡？龜鏡龜鏡？第二天，線，楚……胡胡，再來一本！胡胡。」

秦「殺哨出來過面人，前高彭育繼者！附錄，竟揭合計了一大！」

許「我去看看……雅門進去了！」

楚「其年緊張地看裏有門聽着（頭頭部）當心，官耳宋！」

秦「難得坐什麼妹許隊長？」

楚「其年沒有理會他。」

秦「……（回到報上）……（得意地）……又貴了，他媽的，好，又漲了價！」

楚「（其年）真失神地聽着裏面。可長計自己恐恐嚇，嚇感了頭？」

秦「怎麼你？……嗨，我說：你醒醒，可別胡來！」

楚「（其年沒有聽見）……楚楚，計計對對，楚楚自己會官談談，楚楚官人！」

秦「（其年失神地從裏面出來。）

楚「楚楚，胡，胡去！」

許 她自，自殺了！

秦 ……（哭）她被雷擊了（雷聲）……

施 自殺了？

許 吃了藥老瘋的藥，服了毒水。

秦 （口喃喃地）又一個……

許 （變憤悲愴）……

施 她已經知道丈夫槍斃了……

許 前天我陪她到軍法庭去聆聽，沒有看到象謀本人。昨天上午接見了：說是，說是

情 真她怎麼太太就不肯回來，說等着，要等着收屍！我好不容易勸了她回家來；那知

秦 道還道，（示手裏的一封信）這是她留下的遺書。：服了毒之後寫的！

許 （看着他手裏的信）……

秦 （以為他要看去給他）寫得真慘！……

施 她退後，我不看，呃，不忍心看！

許 說了些什麼字眼？

施 說她孩子……

許 我看，見識見識。（接讀）……許良，我們夫婦二人，祇留下一個毛毛。三尺遺

秦 孤隻拾打孤苦寡心……

秦：……恨不得吞了他。劍拔弩張，像鬥瘋了的雄雞。

尤：（尤菊芬回來了。）

尤：（尤菊芬回來了。）

秦：（鬆下對施子久的緊張，緩和地對菊芬）……

尤：其年，媽說她下午一定要出院了。

秦：（漫應之）唔。

尤：媽叫你去接她回來。

秦：是。

尤：床，媽回來了還沒有床睡呢。其年，你說今天是星期，要去買的。現在……

秦：呵。

尤：怎麼了？你儘唔呀呵的？

秦：呃……

尤：你又不舒服了？

秦：（搖搖頭）沒有。

尤：那末……（看着施子久）

施：（早就想招呼了）這位就是其年嫂吧。我，我是施子久……其年的好朋友。

尤：呵，對不起。施先生，其年怎麼了……

尤尤（你們在搞什麼鬼！）

秦施（那你們開他吧！（急急遁去））

尤尤（回其年妻獄中，受其陳述。）

秦施（讓他走，眼去開，眼開眼舞！）

尤尤（自由注視，觀察，思索了好一會之後）……那末進去睡吧。

秦施（不進去。……秦，拜前！）

尤尤（秦施先生不是說你……）

秦施（他胡說！）

尤尤（我看你也是的，我）到，第一次見到你，就，就覺你好像有毛病。

秦施（沒有。）

尤尤（要不，你有心事，老是沒精神，恍恍惚惚的。）

秦施（沒有，也沒有。）

尤尤（什麼爲難的事情，瞞着不肯讓我知道？）

秦施（也沒有。）

尤尤（真沒有，你，羅雅些小甚干証詞。……門講美幕……証詞証具。……手手高興……）

秦施（唔，唔。）

〔烏鴉叫聲。〕

秦 毛毛呢？

尤 在大門外面，跟那些小孩子玩呢。他們都羨慕他這個玩具。毛毛高興得很呢！

秦 可憐這孩子。……

尤 他母親知道了沒有？

秦 她，也死了。服了毒！

尤 也死了！知道了槍斃之後？

秦 唔。

尤 （長嘆，無言，怔住）

〔靜。〕

尤 我去看看！

秦 不要去。……芬，我怕！

尤 你怕？

秦 陪着我！你別走開，別離開我！

尤 呵，你是爲了他們，受的刺激？

秦 （長嘆）……

尤 （無以爲慰）……

秦 菊芬，他們是冤枉，受了別人的累，家破人亡，夫婦兩個都死了！

尤 是什麼人害他們的呢？

秦 那個害他們的人，該，該怎麼樣？

尤 該死！

秦 是該死呀！我！

尤 什麼，你！是你？

秦 我害了你了！芬！

尤 你怎麼會……

秦 因為……爲了……

尤 錢麼？

秦 唔……

尤 多少？

秦 十萬！

尤 爲了我們的旅費！

秦 唔……

尤 你，你就害得人家破人亡！

秦 天蒼！

尤 天哪！

秦 菊呀！

尤 你原來……

秦 芬……

尤 秦……

秦 失神地望着她，繼而深深低下頭去。

尤 秦（爆發出眼淚）天！（抽噎得轉不過氣來）

秦（木然）……

尤 這幾年來，我們在淪陷區裏，吃的是什麼苦呀！過的什麼日子？什麼苦我跟媽

都受過了。日日夜夜，一心一意，只指望你，希望你在後方努力上進，做一個好

人，可是你……這次，實在，淪陷區里，再也住不下去了，我們才決心到後方來

，跟你在一起過活。只指望在一起，再苦上幾年，等抗戰勝利了，好回去，回到

本鄉去安居樂業，過半輩子安穩的日子！……誰知道你，你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

秦……

尤 沒有錢，不能來，就讓我們，我跟媽，苦死餓死在家鄉好了！爲什麼？你爲什麼

要這樣做呢！爲了自己一家人團圓，竟害得人家這樣慘，這樣下場。唉，你還算

是人麼？你……你……呵！

秦……芬……別說了！我知道，我全明白！我懺悔了！

尤……

秦 這里……天後方……日子或者會比家鄉淪陷區好一點。你好好兒過吧，母親，娘，她年老了，朕就會死的。你好好兒過活。你還年輕。我自首之後……

尤 你……

秦 死……

尤 我們呢？媽？我……

秦 我不敢想……

尤 ……

秦 我決心……

尤 ……

〔靜。……〕

〔遠遠地又傳來那個女人悲悽蒼涼的歌聲。〕

秦 那個瘋女人，瘋婆子又在唱了！

尤 還沒在……

秦 他們都出來了……

受呀！那晚上我發了瘋，胡胡塗塗的就做了這件壞事！當時並沒有存心，也沒有想到，這會害老何，害得他一家人這樣的慘！我只想到救急，皮過一個驛驢！可是現在……

〔歌聲由遠而近〕

「月兒彎彎照楊柳

楊柳枝枝低着頭

低着頭來想奴奴

奴奴心上恨悠悠」

獄

「月兒彎彎照高樓

高樓窗外萬里愁

萬里尋夫孟姜女

孟姜女白骨無人收」

〔低聲飲泣〕……

一月兒彎彎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妻團圓敘

幾家流落在外頭

（泣不可仰）……

（歌聲斷續過去。）

秦（無所感地茫然木然）……

光（突發）本，不能死！你，其年，活，我們要活！

秦活，活着，一個罪犯，一個良心受着裁判的人，活着跟死了一樣，沒有分別！活着比死了更受罪，更難受！

光不，其年，你不能死，別去自首！你！你想想，你再想想呀！你就不管我，也可憐可憐媽吧！這麼老了，幾萬里路程，拼老命趕了來，爲了你呀！她說，死也要

跟你死在一塊兒的！現在，你，她老人家還在醫院里……叫她怎麼活呵！

秦她知道我，她的兒子，這樣的兒子……

光年，有別的法子麼？想法子救救你自己！

秦什麼法子？除了死……

……

尤 爲什麼呢？

秦 報仇呀！替他父母報仇！

尤 不，他不會知道的。

秦 瞞得住麼？這種事情！

尤 我們從小就待他好。他長大了，也會對我們好的。

秦 可是……（長嘆）

尤 其年，你又胡塗了，你又想到那里去了？

秦 慢慢，讓我安靜一下，再想想看，仔細想想！

尤 ……（担心地看着他）

（許良領着毛毛進來了）

尤 毛毛！

毛 阿姨！（抱着他那玩具）

尤 來，阿姨疼你，喜歡你，再買很多很好玩的玩具，給你玩！好不好！

毛 不，許叔叔說，帶我去，帶我去找我爸爸！（親切地貼着許良）我要爸爸！

（夫婦二人苦痛地對看。）

（其年如受刀刺。）

許 毛毛！（說不出的難受地端詳孩子）

〔夫婦二人相互看，再看看毛毛，又看看許良。〕

秦 許隊長，毛毛，我想，我想毛毛……（說不下去）

許 毛毛怎麼樣？

秦 呃，這孩子，我想……（又說不下去）

許 唔？

尤 許先生，其年，他方才跟我商量過：我想，唔，我們想，把毛毛留下來。

許 留下來，把他交給你們？

尤 對了。

許 不，這是死者的遺囑。他媽臨死之前托給我的。

尤 許先生在政工隊做事不是？

許 對了。

尤 許先生一個男人，帶着這樣的孩子，方便麼？

許 我們隊上有女同志的。

尤 許先生的隊伍，不是常常移動，到東到西做工作麼，那末，毛毛，他，這麼小……

許 我們演劇的時候，也有小孩子小演員的。

尤 許先生，我們真想把他留下來，那是一片好心，養大一點，再過幾年，你裏是要

領去，也是一樣。我們是爲了孩子，也爲了我們是何先生的同事，隣居，又是好

朋友！謝長一對。齊問長爲了這事，也爲了齊問長同共坐的同事，編譯，又是被謝謝你，謝謝你們。不過，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所謂爲人謀而忠。我應該盡我的心力，撫養他的小。對于小前員的。

齊 謝先生要是不放心，可以常常來看着他，地就有可招顧者，手手，謝，靈靈小……齊 齊，大家有工作，有職務在身上。這年頭，交通這樣困難，彼此也有很多不便。齊 再說：他們兩位，就留這這條根，祇有這一個遺孤了。在我的責任上，我應該自己盡到心。要是萬一有什麼意外，那就，那就很難說了！我可以對死者呢？

心

齊 齊先生：（看丈夫）不長？

齊 齊（朱靈芝極）唉！謝完了，謝完了，前齊命齊的。

獄

齊 齊這裏面的事情，我方才來的時候，順便已經報告保甲長了。保長說：要等警察來

齊 齊，會同保甲長查驗一下，看是不是自殺？報上去，登記過了，才能動，才可以辦

齊 齊理後事。植木這事，我已已經拜保甲長齊代辦。齊 齊，這這齊齊太齊幫忙。

齊 齊（點頭）是的。

齊 齊（誰齊入內去愁）：（只歸不齊去）

齊 齊（手齊毛跟入）

齊 齊（齊齊追着齊子毛毛患）（毛毛已經進去歸不齊去）

齊 齊（完了！沒有希望了！）（齊入於齊態狀態）

尤年！

秦贖罪！連贖罪的機會，最後的一個希望也得不到了！

尤（着急，止之）其年！噓！

秦：（自言自語，低沉地）天，饒了我！給我贖贖罪吧！

許（剛剛出來到門口）怎麼了，秦先生？

尤他，他胡說，他有毛病！

許什麼病？（大步走出，到他面前）秦先生！舉手想去摸他）發燒了

秦（駭極神經又錯亂）象謙，呵，何祕書，饒了我，我懺悔了！

尤其年！

許唔！

秦象謙，我不是存心害你呀！我當時急了，一時胡塗！

許呵，真是你幹的，你良心發現，懺悔了！（緊張平意取出手槍）請你別動！

尤許先生，他是病，神經病！（哭）其年！

許怎麼回事？說！（用槍對着他的鼻子）

秦呀！警察！好，你開槍，打死我吧！免得痛苦，受罪！

尤其年！（昏倒）

藉門外腳步聲。……

許 正好，保甲長同警察來了！

〔警察等出現。〕

尤 ……（哭聲）

——幕——

一九四四年五月